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業卷十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軒

後學

章炫然若倩

訂

章如錦無文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功必倍之。正照功業如彼其卑看。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疑問補云以齊王以字。照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疑問云武丁節舊

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也。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史氏云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饒氏云。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澤之在下者。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紀綱。言澤之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爲風。在下爲俗。刪正云。德行之

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  
本時勢論。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速與。

不動心章通義

知言養氣。孟子雖就告子所病而言之。實是他一生  
得力處。其所以知養處。全在行無不得於心。而所以  
行無不得者。功夫全在集義。朱子云。浩然一章。孔  
子兩言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語類云。  
先生問趙丞。此章緊要處。趙舉集義所生爲對。曰。然。  
因言養浩然之氣。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  
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忤。又云。養氣一章。只

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  
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要。處。存。主。處。分。明。  
則。一。身。之。氣。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  
積。盛。滿。睜。面。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  
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  
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  
動。心。之。有。董。云。此。章。叫。做。養。氣。實。無。一。字。於。氣。上  
討。力。通。章。只。是。持。志。二。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焉。數  
句。所。縮。者。在。此。直。養。者。在。此。知。言。者。知。此。養。氣。者。養  
此。

加卿相三節

董云、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口氣。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過。到此處。畧有些挂礙。便是動心。二谷云。知有事功之心。卽動也。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乃爲不動耳。高中玄云。心有真主。則凡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一物橫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郝云。不動心。豈是枯木死灰。爲卿爲相。爲伯爲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

管云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四十卽養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丑以勇過孟賁爲問。而却掃之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若曰止言不動。告子亦可以先我。當自有所以不動處耳。許白雲云。心有主則不動。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冥悍強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五節

管登之云。丑問不動心有道。而孟子旣答之曰有。是

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盤托出而又炤得養勇不無似。是。而。非。者。故。先。揭。黜。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養。勇。吾。何。取。高。於。黜。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得。力。在。養。氣。而。世。多。有。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之。駭。其。過。孟。賁。而。先。以。黜。舍。剔。之。其。幾。則。收。在。下。文。之。集。義。義。襲。二。訣。上。蘇。紫。溪。云。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屈。於。尊。耻。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模。



寫其必勝意。李九我云不膚撓二句。孟子畫出北宮黝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是理。又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逆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丘云。視不勝之勝。是不可勝。疑問云。北宮黝似子夏。非篤信聖人之說。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夫子論儒論政。皆病其悅在外而藥之。黝務敵人。敵在外者也。似之。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

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猶論釋曰。某似顏  
會。某似思孟。大槩如此。不堪細論。管云。勇而曰大。  
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淮海近語云。自反而縮。便  
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  
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  
不縮爲勇怯也。管云。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  
言直而言縮者。亦爲世稱直德。有以天稟之率爾當  
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則不在率  
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卽自反而縮之  
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卽千萬人吾往之謂也。

在克己之君子。却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而難不自反縮之。不惴惴。寬博。惴之云者。以威勢恐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非得道者不能。蘇子由云。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正受之。以爲可受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巽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董云。說舍是守氣。便是說告子守氣。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純是氣上把捉。如管守病人相似。不許外面一人響動。不知畧有響動。則病人暈如矣。曾子之勇。只照料自家縮否。故隨處是勇。而今人說往處是勇。然縮處更是勇。老

子勇於不敢之說是也。縮字正與直字相應。管云。注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非也。孟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黜。曾子之守約於舍。皆從氣上論也。何嘗有守理之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舍守氣之約。不如曾子。而必以理氣岐之。謬甚矣。約字只作虛字看。與上孟施舍之守約一樣。方是。疑問云。孟子欲明己之不動心。由涵養來。故先就告子之強制說起。欲形容告子之強制。故先以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說起。北宮孟施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

亞也。曾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自反爲主。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出。而異於告子特甚矣。朱子云。曾子一段。後面許多意思。已該得盡了。只因丑問無了期。故有許多說話。

敢問告子二節

袁七澤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定。其偷心怎肯絕。卽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動。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其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

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是在心上做工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故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願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則根下着刀者也。義卽是心。求

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孟子一生學問。直接聖傳處。不可草草看過。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是二途。別無措手處。才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才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無門。親之如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然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踏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

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爲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傳習錄云。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力。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



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上  
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活潑  
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錢緒山云。告子言性無善  
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  
箇定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  
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淡然無  
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  
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語分作三路。遂  
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  
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

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貢受軒云。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羅近溪云。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

外○另○作○一○件○物○事○也○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又○把○心○  
在○氣○外○另○覓○一○箇○去○處○也○有○箇○去○處○便○好○尋○覓○有○件○  
物○事○便○好○把○捉○其○與○孟○子○渾○融○活○潑○之○心○渾○是○兩○樣○

洪覺山云告子不得於言

云

似不動心而實病

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間○佛○氏○其○變○  
證○也○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  
處○告○子○到○此○處○雖○有○心○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  
思○所○以○補○之○唯○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  
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  
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但○告○子○是○強○制○其○氣○使○定○

耳。以氣定時。卽爲不動心。便是錯認了。鄭申甫云。告子謂不得於心。如爲事變得失所撼撞。心下任忮挂礙。不得安穩。此卽是心動處。就氣上把持。以求此心之安。此卽是求助於氣。告子恐把持不得。心因以衝動。故自心不安。亦自心放下。全不提。起此亦是箇安心捷法。蓋心主也。氣役也。心能降伏得氣。氣不能降伏得心。心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空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爲可耳。蓋所重在心也。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打得明白靈妙。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心却昏黑了。只做箇無知覺模樣。路陌全差。所

以爲大不可。然要之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尤西川云。告子勿求之意。只是怕一求于心。便有些走向去處。便衝動不寧。殊不知心本活物。豈是死殺的。如何令他都無活動。頑頑在這腔裏。只是本原主宰之君。不被他動作牽去。就是不動。非泚然一無所向。徃之爲不動也。志者心之所之。此便是心而生活處。告子勿求。直是欲心死。把志念之動。一切都制殺了。孟子分明謂女不得於心。原不是氣上失。只是應用持志工夫。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亦非求氣之所能定。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二谷

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朱子云。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則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言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卽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卽在中心。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

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  
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  
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  
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蹶趨之患若蹶與趨是  
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  
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  
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  
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不可得而  
支離者也羅念菴云持志無暴一章分明是內外  
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內做得主張

定處。至應用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強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試思。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聶雙江云。自氣之帥以下六句。是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爲大。但不當分志與氣爲二也。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爲外。則不得集義以求得其心。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下節因丑不明。至次二字之義。故又疏其交重。非謂持志。



之外更有無暴一段工夫也。初問云此志卽是性靈氣是性靈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爲主。卽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橫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爲氣之管攝。握樞機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爲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朱子云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如喜怒有一件事在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必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此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

氣便粗暴了。便是暴氣。志反爲其所動。如蹶趨者。他  
心本不動。只是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須  
知得。何以使之有過喜過怒。此便是不能持志。董  
云。充字從帥而言。如良帥統師。以一當百。自然充足。  
無有少欠。若無帥。則不充矣。疑問補云。至到也。次  
舍也。言志一至於此。而氣卽隨之以舍也。記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  
而俱到者也。次卽春秋師次於棊之次。蓋志氣之帥  
也。未有帥至而師不至焉者也。楊升菴云。思冰而

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汗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董云。理氣相離不得。離理說氣。便名血氣。所以氣上着力。不得從其源頭合一處着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名浩然。正如醫家治病。心經難藥。從肝經治之。爲治其母。善養氣者。養其氣母而已。故一持志。便無工夫。初問云。持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管云。志言持者。

疑之使勿動氣。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行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是二本之學。○登之以動氣。作不好邊說。亦可商。有說別見。董云。持志足矣。不必復言無暴。言無暴者。對勿求於氣而析言之耳。勿求者暴乎。勿求以求其助。非暴而何。若持志則得其母。而子自生。此不必求也。去勿求遠矣。志與氣相離不得。如人心中愧怍。臉便發赤。勿求於氣。只是頑不羞作耳。何如集義。原無羞作之事。無由發赤乎。故行無不得。是將自然之生機。順以充之。勿求於氣。是將自然之生機。硬以折之。此便是暴。

其氣辟如草將發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管云丑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之謂。丑意蓋爲志氣既相次齊到則持志卽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細而注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壹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又細矣。或疑蹶趨是不中不和之動曷不舉中和之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初問云志壹二句亦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會說無暴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從來說志至氣次。

都重在無暴動一邊。看來孟子藥告子之失。重在持志。猶云勿求於氣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得處。告子勿求氣。正是暴氣。氣消沮不充。就是暴。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兼好不好說。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妥。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爲主。卒徒聽命。念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發越。充滿得來。氣雖動。心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爲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

發便至動。志向往遂差。且心體亦爲之許多不寧。據下文塞天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耳。故謂之暴氣。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來證氣一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二程語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壹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

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氣在。則志猶存也。志壹二句。語意不平。若曰。人能持志而志常一。則氣受其役。使周流而動矣。使不持志。而以其權倒授之氣。則志反爲之動耳。正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能時時持正。手容自恭。足容自莊。如何得蹶趨。有蹶趨者。亦只是不能持志耳。若告子不能於心。勿求於氣。便是只守枯坐。而手足持行。全不料理。自然有蹶趨之事。非暴氣而何。

惡乎長五節



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而反之。若曰告子之所短。卽我之所長也。孟子得力處全在集義。知言養氣。是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假令告子更有一病。孟子又將更有一長矣。管云。孟子善養之訣。全在必有事焉數句。耿先生每提人。且無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其言之也。或問。豈卽中庸之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

顧精神之意而已。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管說精矣。但云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便入二本矣。孟子何不只言持志，而又曰集義。義者心之宜事之制也。一義字，志氣一以貫之矣。其分言志氣者，正見氣不在心外，徒言勿求不是耳。非謂持志外尚須照顧也。故知志氣本一，則集義卽是持志。持志卽是義氣。孟善養，程靜坐，總是持志工夫。若云如何持，如何無暴，打發不過恐，又是相須交養耳。問浩然之氣與血氣，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其中，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只是血氣。然人稟氣強弱

特異。惟能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程子云。浩然之氣難識。當行無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卽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剛。本至大。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義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全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而外也。人養此正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離內以從事於

外也。集義則行。卽是心。心卽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然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葉云。剛大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模擬其體。

段也。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集義所生恐丑不知直養無害故又揭出。云云。讀書錄云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崕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銹澁出。人之氣卽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鄭申甫云氣者人生之氣耳。何以能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實話。不是孟子誇張。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便小了。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軋坤靜專動直。靜翁

動關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揚。溫涼寒暑。熏蒸拍塞。充滿無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箇是塞乎天地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此處固能彌綸參贊。然彌綸參贊。是功用。是配義與道。節意。非氣之本體矣。孟子狀出此氣模樣。真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爲難言也。黃葵峰云。蒙引云。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

不能浩然矣。蒙引此言似是，但載理而行之云，則將氣字認作氣以成形之氣，又非矣。此氣乃正理自帶來的氣，卽是那正理之精神力量處也。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無此正理，便無此精神力量。故此浩然之氣，卽知仁勇之勇也。初問云：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爲，撓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旣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卽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又云：塞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他本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層加。輔氏云：合而有助。

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的。物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此說得道理好。配字原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的。朱子合此二意說此二句。牛春字云。理氣原不相離。配者合也。兩者少一箇不得。洪覺山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縕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朱子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又云。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



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是氣耳。譬如利刃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疑問云。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爲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充塞兩間否。疑問補云。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一說董云。道者義之所之也。氣本與此意同然而來。並然而出。說配字是一非二。不必說有助。天下豈有道義而求助於氣。

之理。卽是助長也。但非道義之氣。則爲血氣而餒耳。故曰無是餒也。若說無是氣而道義餒。則下文應論氣。不論集義矣。此當融注看之。朱子云。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宜。仰不愧。俯不忤。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錢緒山云。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卽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朱子云。首二句根本上來說。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取字與生字對。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又云。義襲

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的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講錄云。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行有不慊二句。發明非義襲之意。董云。集如集合之集。義雖百出。根於一心。若鳩集然。無所不輻輳。○愚按。鳩集猶未安。當如來集之集。匯義於心也。又云。義集處卽氣生處也。母盛而子不生乎。襲如裼裘之襲。從外面加來。猶彼長彼白。若與我無干涉者。聊處以應世緣。而不得於心。其能慊乎。若然者。只是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箇心在我。以至內外壅閉而不通。所以始於不得於言。終於

不得於心。且至氣亦不徒暴而害之矣。朱子云。告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故直外義而不求。又云。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如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外義。

必有事焉節

顧仲恭云。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車若水云。先儒被孟子攪苗處說多了。遂謂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

論助長。觀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見。疑問補云。此節語氣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故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爲直養而無害。又云。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害看。楊貞復云。必有事是集義之功。勿正勿忘勿助長。是義襲之害。一正一反。正教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有說三者爲有事火候者。似多一層。顧仲恭云。必有事最難形容。當在勿正勿忘勿助長中默想自得。洪覺山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

忘勿助。卽戒慎恐懼二句別名。明道云。勿忘勿助之間。無纖毫人力。此語最精。董云。正上文持字之義。徐云。看雞抱卵。真得必有事焉等句之法。到時候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打破。便壞了雞子。朱子云。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却被下三句。撐住夾持。得不轉活。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問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的。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

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陽明云。今人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却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平日工夫原無間斷。原不欲速。則不必更說勿忘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

如燒鍋煮飯未曾下米注水而乃專添柴放火畢竟  
煮出箇甚麼來吾恐火候未及調而鍋已先破矣  
顧仲恭云必有事三字最重若只空空說箇勿正勿  
忘勿助又似在有事無事之間有事無事之間又成  
一鵲突病矣又云忘不是全然不要集義他道忘  
了纔是集義助長亦然忘助正如佛氏所謂任病作  
病也愚謂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必也如是而後  
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着一必字亦覺着手太重

何謂知言節

董云知言無他事卽集義中存耳只玩一句生於其



心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徐巖泉云：集義是誠，知言是明。誠則生明，猶二視之也。知是知箇甚麼，非義而何。義者，誠淫邪遁之中正途也。又云：告子外義，外其生於心者也。孟子知言，卽知義，知義卽內義，內義卽集義。集義卽生氣，卽浩然原。其下手一着，持志二字足矣。又云：此而不知，便是昧義，此而外之，便是外義。告子杞柳湍水紛紛不一，總是義外病根。朱子云：誠是偏誠之誠，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詞，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

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詞也。孟子知言。只是知其偏處始。又云。蔽是一邊話。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遁是既離後走腳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之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四句不作相承說。亦自好。天下原有此四等言。蘇子由以上三句作三平看。末句總承。又是一說。朱子語類云。問此處先政而後事。關楊墨先事而後政何也。曰。彼由微而至著。此由大綱而至節目。大全云。該詞四句。是節用以知其體。漸推則漸深。

生於心四句。是因源以知流。愈分則愈細。俞霑四子會解云。知言養氣。朱注似以知行作眼目。余謂孟子工夫。只是集義。知言不作知解。祇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其不知言所由來。我則知言之失。不自失也。誠淫邪遁。皆由蔽陷離窮。何得任其失而勿之求也。斷不是能知人言。與養氣作知行二目。後丑以善言詞贊孟子。豈謂其知人言贊之乎。此論驟看極似精確。但謂之知言。正不當。尚分人我。行果無不得於心。顯微內外。一以貫之。未有能知人言。而於已言反有不知者。但天下自有一種小歇脚之人。內

反之心亦無大愧。自家言語亦粗能知。一旦衆言淆亂。禍亂潛藏。便不能一一剖斷。如觀目前。此可謂之知言乎。故必如孟子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謂之集義。故知言斷當以知人言爲深妙。俞氏反淺矣。

宰我子貢至末節

疑問云。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爲智仁。卽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卽教不倦。見心之公溥無私仁也。一體猶言一肢。注未融。愚意則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爲宗。如子夏之

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門戶可見。故後儒遂謂聖門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泐忽之間矣。須知亦是公孫丑見地一體。亦不可說壞。故曰敢問所安。疑問補云。前言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得來。是其一生大受用處。講錄云。願學孔子中。就孔子上致推尊意。不可較夷尹優劣。不然若是班乎之問說不去。自生民以來二句。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論同至。

於事功心術無一不同。却又問曰：敢問其所以異。問亦直恁精微。孟子三引言亦直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在智。譬則巧一節。洪覺山云：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詞。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史氏云：既曰知足以知聖人。又曰汗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若揚。皆極明其言之可信。蓋世間知足以知聖人。而未必其言之可信者。故反復之以足上句未盡之意。王龍溪云：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

者其情疏而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染。濡精神所銘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疏渺者。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敘聖統。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其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巍巍蕩蕩。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欲以區區刪述掩之。蓋淺之乎知言也。講錄云。拔乎其萃。是形容出乎其類意思。不是兩平話。此是泛說聖人的盛處。末二句又推進。

說見孔子是異中之異。

王霸章

疑問云。後節發明前節。非是上論誠僞。下論所以感人者。朱子云。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獨以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強。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猶見得心悅誠服之甚。又云。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正中心悅而誠服之謂。譬如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



話。

仁則榮章

疑問云。世主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其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及是時而治其國家。則凡事皆先人一着。雖大國亦我畏而不我侮。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咏而贊之。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及時而榮樂怠傲。如今之處閒暇者。則福轉而禍。榮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爲證。孟子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尊賢章

講錄云、此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經子訂疑云、須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攬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

市廛而不征二句。言商賈盛則去本者多。故廛以抑之。廛如今之門攤錢也。若衰則貨不通。故連門攤錢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

廛無夫里之布。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鄉村百姓農夫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不敢游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若市廛之民。爲他送末。已是有門攤錢了。如何又要他出夫家之征。與夫里之布。布幣名。卽今謂之錢。

### 不忍章

袁七澤云。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

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觸物。方現。隨卽昏昧。如石火電光。倏然便滅。先生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得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光王有許多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卽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知矣。謂之曰乍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謂之現量。若第二念。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

想元。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爲雍熙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甘自菲薄。而謂已不先王若也。且如人必有是四體。

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爲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爲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又當知知卽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卽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

擴充。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爲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爲保。疑問云。心一不忍而已。何以曰惻隱。後曰。羞惡辭讓是非。蓋心非死物。有觸卽流。而總之爲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遇

可耻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  
便有是非出來。自忍不往。皆此不忍人之心。袁云  
仁義禮智。其實只是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  
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  
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問曰如何  
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  
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  
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  
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宛陵  
切琢云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



任不息便是充。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處不同。因異其名耳。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汗流。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可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耻一念。聖賢可造。充非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刪正云。擴充只是時時此乍見之心。時時無內交。要與惡聲之心。如火之始然。不必外面尋些火來靠助他。只莫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

已只因註中一個推字。全費安排。便不是本來真心  
矣。管云。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其  
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又云。孟  
子點牽牛入井。二端亦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人  
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卽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卽  
埋滅。何火然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  
一針。卽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  
卽省此心無所不通。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  
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其詞尚多。載從先維俗議  
中。

矢人章

此○章○爲○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矢人  
豈○甘○爲○不○仁○者○哉○。止○因○貪○爲○矢○之○利○。而○不○暇○自○顧○其  
心○。世○主○亦○豈○欲○爭○城○盈○城○爭○野○盈○野○者○哉○。止○因○誤○入  
於○富○強○縱○橫○之○術○。不○得○不○興○兵○結○怨○耳○。孰○知○仁○則○役  
人○。不○仁○則○人○役○。其○幾○決○之○始○乎○。始○之○不○慎○而○爲○人○役  
矣○。欲○刷○其○耻○。亦○無○別○着○。只○是○爲○仁○而○已○。但○爲○仁○之○效  
緩○而○難○見○。恐○世○主○習○於○功○利○。不○肯○徙○業○。故○又○說○發○而  
不○中○。不○勝○。怨○已○一○段○。總○是○勉○其○到○底○強○仁○耳○。曰○正  
已○而○後○發○。便○是○應○天○順○人○之○師○。曰○發○而○不○中○。不○怨○勝

已者。便有不貢修德不享修文之意。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一說尊爵二句不對。安宅與美里二字相應。尊爵是安宅的源頭。

子路章

疑問云。由由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善之源頭。原無爾我。聖人合得善之源頭。故亦無爾我。善與人同根。大舜有大焉。句讀。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

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爲也。安知其取。且其舍也。卽是取其從也。卽是爲初。非二事。註無繫吝無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爲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卓吾云。無我相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善與人同故也。善旣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有一人

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云有意舍己卽是有己。有意從人卽是有人。故真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李衷一云。舍己

二句只是發明一個同字。須說到無踪地位。方與子路大禹有別耳。疑問云。始說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善與人同。後說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淮海近語云。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袁了凡云。子路聞過卽喜。豈不能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卽拜。取人亦豈不樂。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功用。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一生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卽人不告而中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待告而喜。待聞而拜者。大有徑庭。故曰大舜有大焉。夏云。舜一生不會自用。所以爲大於子路與禹。子路與禹。庸有用自己善的時節。章句三個與字。做一樣看。纔得正旨。註云與猶勸也。不但上下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禹與子路地位所未到。

### 夷惠章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



以不羞汗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體認却勝宋儒。叙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叙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

怨不脣。講錄云：君子不由，這君子是時中之君子。孔子是已，不由是不由其清和，而非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不在清和之外。朱子云：既清必有隘處，既和必有不恭處。二子直是如此，非是說末流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偏處。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也，所以發願學之意也。

天時章

講錄云：末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得有道意。人豈有

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漢注云。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朝王章

疑問補云。故將大有爲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宜足用爲善。宜以大有爲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孟子以是婉詞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

爲望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是大有爲之君正理亦是孟子隱情化工齊宜處。李衷一云、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高年。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壓的。輔世勿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須靠朝廷之爵。方做得去。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百代之人極。開一世之孽蹟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

生民賴以不滅。不是爲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師的事。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語云當其爲君則弗敵也。當其爲師則弗敵也。輔世長民之論。直是把師道與君道並看。同是一尊。同是兩大。無分毫孫避。所至後車千乘。與侯王分庭抗禮。作賓主一般。此是孟子極快意占地步處。千古以來以匹夫爲天下師。獨孔子以匹夫爲侯王師。獨孟子。孟子直把此事當孔子杏壇師席一般看。故動輒願學孔子。故將字必字不如是字皆反覆明其必然意。管登之云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蓋

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  
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弔東郭。示無疾。其迹  
近亢。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  
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真。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  
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  
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慎於始。進不得不如此  
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敢  
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以道師帝王  
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  
天命爲天子。而其師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

問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羣佻序。留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體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乎哉。然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幣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私。而不召師之氣。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偽節昭也。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觀水萌。便知秦後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

存古者師臣之餼羊。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以振洙泗一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無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

### 兼金章

嘗疑齊宜百鎰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者覘其有去志。而以羈縻之。如後章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歛。如是而受之。則墮其計中矣。假令果出於誠心。則身爲客卿。受其百鎰。亦是交以道。接以禮。視宋薛一過都而受其五十七者。似更有名。孟子亦何必峻却。



之唯其意未欲明言故曰未有處耳然曰不可以貨取則已隱然言下矣 答問云皆是也須歸重辭齊一邊未有處舊並說他人未有詞上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可不知 原旨云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禽被人貨賂籠絡之意

訂測云孟子之游戰國雖不以游說之士重其時國君之待孟子則因說客而轉重之矣蓋說客有欲孟子無欲也即辭兼金一篋可知然宋薛特過都耳猶

有七十五十之餽轉重矣。視孔子絕糧。秦景况何如哉。然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

平陸章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爲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此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此亦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人能動而不能知以擴充之。

故卒至於不足以事父母耳。或曰何不遂令知之。曰心可使動。不可使知。知如冷煖。須人自會。故孟子於人不動者。則挑之使動。如見牛王之臣。及此章之類。不一而足是也。其偶自動者。則誘之使之常動。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是也。奈何能動而不能使之常動。則孟子亦無如此庸君下士何也。

蚺蝮章

疑問云。孟子謂蚺蝮居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官。其自處行道濟時之事也。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同。

出弔章

孟子客卿也。其受出弔之命不可知。或是委曲行道之一節。乃其處王驩。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講錄云。諸事雖有司治之。亦不嫌商量。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托詞也。張南軒云。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凡百弔禮事。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爲輔行。夫既或治之。言凡事皆驩已治之矣。予何言哉。

葬魯章

當時墨氏道興。世風趨薄。喪禮多不循其制。故見孟子治木。共駭其美。故孟子舉其心之不如已者示之。

然後盡於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盡人心也。吾之用其厚。盡已心也。曰忤曰悅。盡心之謂也。不至於忤且悅。則是以天下儉其親而非盡心矣。陳氏云。不得爲而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不得爲者。決不忍誣其親。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得爲者。決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疑問云。當恭膝定公墨者夷之二章看。管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惟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謗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於無使。

土侵膚論至理於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  
揆諸孔子之泫然出涕於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蓋孟  
子負豪氣矜大節而略於細行者也○孔孟所謂彼  
一時此一時也不可以泣防一案遂謂其矜大節而  
略細行也觀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亦可想見聖  
賢用財眼界與夫銖視萬鍾而硜硜守一夫之藩籬  
者異矣

沈同章

疑問云要識聖賢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  
又云沈同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燕人畔

講錄云。如日月之食。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不自  
許。與下豈徒順之二句。正相對。俱是進一層話。

致爲臣章

孟子之入。留於齊。爲行道也。道不合而去齊。王果欲  
留之。當盡改前日之非。而盡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  
必不止也。就見之言詞氣。緩懈卽中國。於式亦全是  
頌恤自家體面。賢者豈爲是區區之祿。羈縻不去。恃  
祿位以籠絡天下士。自是戰國時君之陋習。故孟子  
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個不欲富。使其

悉不屑此。其所以不留之之故。却不說出。管云。王無必留之意。曰。不識可繼此而得見乎。蓋聽其去也。又言。王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爲弟子辭。而爲已辭。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之直辭也。

宿晝章

賢人之去留。其權不操於賢者。此人不於齊王處。調停。却只來留孟子。縱因你留。成何事體。觀子思二段語氣。及子爲長者慮等語。則爲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親臣。平日能關說於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



以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復有謂其不當坐者。益堪捧腹矣。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之志也。二段俱重君上。朱子云。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便嬖者何異乎。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事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則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有人乎子思之側。有人乎繆公之側。非待

子思隆而待泄柳申詳簡也。子思師道也。泄柳申詳  
臣道也。事體自是不同。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下  
獨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師道臣道  
本漢疏按子思  
先以士處於魯。後卒爲繆公臣。此云安子思。則其未  
爲臣。所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豈曰友  
之云乎。時事也。假令此時不能安於魯。日後安得其  
輔政。孟子言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雖無此意。然孟  
子果得行道於齊。亦必退就子思之局。何以知之。曰  
學而後臣之。便是主意。

尹士章

尹士譏孟子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伴說故孟子亦只辨濡滯一節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是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數句所以留連顧盼有許多捨不得處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管云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岍之軒昂意其見而不受則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爲重輕不在一身之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卽以小人自屈其加人數等矣堪笑世之讀七篇者

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充虞等賢。皆若置之不足齒者。真隨人妍媸之見也。

充虞章

疑問云。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名世爲誰。吾何爲不豫哉。唯其不然。所以不免於不豫耳。此轉足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已之所以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憂世樂天非二事。聖賢無日不樂天無日不憂世。

居休章

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此學者所當深疑也。余窺其意。孟子明知齊王之不足有爲。而時勢之強。無過於齊者。且王在他國。諸君中猶各能下士。觀其言曰。王猶足用以爲善。意可見矣。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丟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矣。

的家法。

四書說叢卷十二終

卷十二

五

四十七

四書說叢